

从张永福《觚园诗集》读其民族、家国与革命情感

潘筱蒨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摘要

在辛亥革命中，南洋华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张永福是旅居新加坡的华侨，早年与孙中山组织星洲同盟会鼓吹南洋华侨民族革命。但晚年张永福因拥护汪精卫叛国，而为当时华侨所不耻。其一生可谓悲剧，在南洋华侨革命历史中是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张永福在抑郁忧时之际，将其胸怀吟咏于古近体诗词。此前后一百零二首的诗词汇集成册，名为《觚园诗集》。这本诗集透露了他内在真实的思想与情感，由此可探析张永福对民族、家国与革命情感的错落交杂。其对民族、家国的感情是与革命情感相结合的。革命情感的产生是由于爱国图存，而其晚年拥护汪精卫却又透露他对民族与家国认可的矛盾性。

关键词：张永福、《觚园诗集》、新加坡华侨、民族、家国、革命

From Zhang Yongfu “*Guyuan Shiji*” Discover His Emotion of National, Home and Revolution

PUA Shiau Che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Abstract

The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hang Yongfu was a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Singapore, he companied with Sun Yat-sen organized the *Xingzhou Tongmeng Hui* to advoted the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national revolution. As supported the Wang Jingwei to betray country in his old age, so Zhang Yongfu was asham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at that time. Zhang Yongfu’s lifetime may said as a tragedy and was a historical figure full of tragic in history of Revolution of Oversea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Zhang Yongfu expressed his depressed emotion in recited the classical poetry. One hundred and two poetry and Ci was compiled in collection of poems named as “*Guyuan Shiji*”. This collection of poems disclosed his inherent thought and emotion. From here well will know the complicate of emotion in national, home and revolution of Zhang Yongfu. His emotion in national, home and revolution was union together. The revolution emotion was because loving to country, but his behavior in support to Wang Jingwei in his old age, disclo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ecognized in national and home.

Keywords: Zhang Yongfu, “*Guyuan Shiji*”, overseas Chinese of Singapore, national, home, revolution

旅居在新加坡南洋华侨的张永福（1872-1959），在辛亥革命中，贡献了不少功劳。其胸怀恰似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即关心国家命运，同时亦有忧时伤怀、重视友情的诗情。其《觚园诗集》（1955年出版）¹中的诗词，即是他在抑郁伤时之际大量写作的，叶秋涛为张永福《觚园诗集》写序言：“古来诗人若汉之苏、李，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其於诗也皆出于颠沛放逐之余。”²诗词中反映了他对革命、国家与民族的情感。学界对张永福诗词的关注甚少，对张永福研究的论文有高伟浓、秦素菡《南洋华侨张永福生平及其思想转变》一文，文中对张永福生平及办报支持革命的历程进行探讨，述评张永福与汪精卫结合过程及原因。³ 本文将从张永福的诗词探讨，分析张永福民族、家国与革命的情感之始末。由此，透析出张永福一生之喜悲与功过。

一、民族、家国与革命情感由来与定义

张永福一生事迹，其成败荣辱皆与民族、家国与革命有关。“革命”的由来与定义，源自《易经》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即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日人初译英文 Revolution 为革命。于是关于政治或社会上之大变革，通称为革命。⁴ 这革命定义即是辛亥革命的含义。由此可见，从清末时期开始，人们的“革命”情感与怀抱，是源自期待政治与社会大变革的缘故。

在此根据当时的革命思想和依据，整理了民族与国族的含义。“民族”一词，最有名的是1913年斯大林提出的“民族”说法。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含义有“四个特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⁵ 而“民族”在辛亥革命时期，多有“国族”的意思。最早提出“国族”说法，见于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30年代袁业裕提出，国族者即居住同一区域、生产技术相同，以及其他个方面均相类似者谓之国族。民族为历史进行中自然演成之社会的形态，系由共同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而结合一致之群众集体。⁶

¹ 张永福晚年自费印过另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于1958年出版，但少见于世，此文不赘述。

² 张永福：《觚园诗集》，1955年，第2页。

³ 高伟浓、秦素菡：《南洋华侨张永福生平及其思想转变》，《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第56-59页。

⁴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版，第1页。

⁵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启蒙》杂志第3-5期，1913年，第294页。

⁶ 马戎：《关于“民族”的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7卷第1期，第9页。

而“家国”在本文立论中即是源自《论语》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之“家”与“国”的含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永福的革命、民族与家国的感情即有从文化上对中华文化认同为奠基。

二、民族与家国情感的体现与转变

张永福的民族、家国意识与认可很显然是以中国民族、家国为主。张永福本身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侨，于1872年出生于新加坡，父亲张理，母亲陈宝娘。幼年时期，接受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张永福《读宋史有感》诗曰：“水云汪水云当日有留诗，活国和亲两可疑。九十余年终一变，金家削弱赵家衰。”⁷此诗可见张永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熟悉。

常年对中国文化的耳濡目染，因此他与早期从中国南来生活的子民们一样，对自己的民族性与家国性的认可都是倾向于中国。在1900年，他与侨商陈楚楠、林义顺等人组织小桃园俱乐部，讨论中国国内时局，寻求救国方法。于1903年，他第一次参加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同时加入星洲书报社，经常演讲以宣传革命真理。1904年，与陈楚楠等人创办《图南日报》革命党报。从张永福早年的生平事迹来看，可知他本身早有救国图存的革命理想。这样的革命情感是源自对“民族”与“家国”的认可。

张永福《一二八有感》诗曰：

鼙鼓声中万户哀，离鸿别雁两低徊。将军失地官仍稳，壮士长征骨不回。

雪窖凝寒尸作垒，钢刀已缺血生苔。长城万里今难馆，空负嬴秦一代材。⁸

这首《一二八有感》诗，描写日本于1932年侵略中国上海的战争。诗中“鼙鼓声中万户哀，离鸿别雁两低徊”透露战乱对家园的破坏，人们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而“将军失地官仍稳，壮士长征骨不回”句则书写了当时战役牺牲了不少为国捐躯的战士。整首诗表露对家园、国土被敌人侵略的哀伤。这首诗表达了张永福对民族、家园的忠诚情感。

经过命运的辗转，张永福本身对于家国、民族的归属是越多层面的，甚至有其复杂性。张永福《七十八岁回星洲作》诗曰：

⁷ 张永福著：《觚园诗集》，第19页。

⁸ 同上注，第5页。

一生工作镜中尘，半世虚名剩此身。今日回家疏似客，儿童尽是老年人。

辘辘劳劳百化尘，归来犹似客中身。左邻撤王右邻火，只有椰蕉认故人。⁹

诗中“今日回家疏似客”、“辘辘劳劳百化尘，归来犹似客中身”透露，张永福在七十八岁时回到星洲觉得自己就仿若客人。命运的转折，长期在外的奔波漂泊导致其对“民族”与“家国”的归属感日愈多元。张永福《由海防回粤经零丁洋》诗曰：“南迁孤客西风里，船过崖山月正明。极目天边寻帝迹，锦波白练一痕青。”¹⁰诗中“南迁”中的南方即是孤客的故乡。张永福虽生长与居住在南洋，可他具有多重身份。在这多重身份底下，孕育了他对民族与家国情感的多元性。他即有“南”洋的故乡，又有“南”方的故宅，前者在新加坡，后者在中国。

《西贡河》诗曰：

椰老蕉零作晚秋，渺茫洪水向东流。殷薇欲采从何采，商代河山已属周。¹¹

《廿七年任汕头侨务局有感》诗曰：

今朝我作津亭吏，日见南迁客满舟。试问乘桴浮海客，几人回国几人留。¹²

《附船南归》诗曰：

欹仄风帆万里洋，前途云水两茫茫。傍舷鱼雁追随我，为指南行是故乡。¹³

《西贡河》诗、《廿七年任汕头侨务局有感》诗与《附船南归》诗都是对南洋故乡的怀念。《廿七年任汕头侨务局有感》诗中的“南迁”与《附船南归》诗中的“南行”都是喻指南洋新加坡的故乡。而《廿九年冬抵南京故宅》诗与《卅一年冬乘机赴越》诗则是对中国的思念之情。

《廿九年冬抵南京故宅》诗曰：

⁹ 同上注，第16页。

¹⁰ 同上注，第17页。

¹¹ 同上注，第15页。

¹² 同上注，第12页。

¹³ 同上注，第21页。

一身犹似燕初归，亭舍楼台觉顿非。认得庭前两棵树，向阴寥落向阳肥。¹⁴

《卅一年冬乘机赴越》诗曰：

生成运命不清闲，两度南飞入百蛮。回首神州今昔感，楼台似在有无间。¹⁵

《廿九年冬抵南京故宅》诗中的“亭舍楼台觉顿非”与《卅一年冬乘机赴越》诗中的“回首神州今昔感”都是对中国故地的回忆与思念。

作为一位生在南洋的张永福，为辛亥革命不遗余力，后于1941年底，张永福接受汪精卫的邀请，担任汪精卫政权的“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而此职位主要的任务是到东南亚各地办理“通商慰侨”的事宜。这事件透露了张永福政治趋向的转变，对比其早期的思想行为而言，很显然是矛盾的。从这样的转变，显示出张永福对于“民族”、“家国”的取向是矛盾的。而其矛盾背后的原因，是源自对于革命的热诚与信仰。此革命情感模糊了其对于民族与家国情感的导向。汪精卫是当时参与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其一党员，张永福很欣赏汪精卫。因此，张永福继孙中山去世后，在汪精卫身上再次寻获了另一种“革命情感的再生”。这样情感的再生导致了，张永福转变了民族、家国的取向。在张永福心中，其民族与家国情感的转变是受到革命情感的影响。

三、革命情感的体现与转变

在南洋华侨中，最热心革命的往往不是大资本家，而是小商人和一般工人。¹⁶ 通过革命，培养了中下阶层的南洋华侨对中国的向心力，张永福也不例外。在还未认识孙中山之前，张永福对革命也不遗余力。他与陈楚楠合资办报，该报为图南日报，是革命党报之元祖。新加坡位居南洋交通的枢纽，初为保皇党的重要基地。早在民前十二年（1900年）即有革命党人的踪迹，然当地华侨之赞助革命，实自民前八年（1904年）陈楚楠、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起。¹⁷ 于1905年，张永福与侨商陈楚楠等人与孙中山第一次相见相识，当时孙中山从欧洲赴日本途中，途径新加坡。张永福在与孙中山见面后，非常崇拜与欣赏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决定从此追随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新加坡华侨中，张永福是积极为革命卖力付出的佼佼者。1905年，孙中山致张永福、陈楚楠信中，开始透露了革命计划与活动。孙中山的《致陈楚楠函》信曰：

¹⁴ 同上注，第14页。

¹⁵ 同上注，第19页。

¹⁶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正中书局，1977年，页289。

¹⁷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引言，正中书局，1977年，第5页。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

星洲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时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日前所言林氏之亲戚，祈将其姓氏住址详开寄我，以得有便或请他来会，或派人往见他，以联合闽广，而共大事。¹⁸

此信函写于1905年7月7日，孙中山是于该月途经新加坡时与陈楚楠等人结识。次年新加坡成立同盟分会时，陈被选为会长，后改为副会长。¹⁹信函中“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即说明孙中山打算在南洋建立革命基地，而侨商陈楚楠也是大力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一份子。而孙中山的《致张永福函》则写于1906年10月16日，此函进一步透露了张永福等人为了此革命事业而付出大量的心血与财力。孙中山的《致张永福函》信曰：

祝华盟兄大人足下：

握别后藉福一路平善，于西十月九日抵日本。已与各同志相见，得悉日东机局之进步，较前益甚。自弟离日本以来，会员增多千余人，各省运动布置亦大进步，无怪清政府迩来之惊惶若此也。

海外各省日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²⁰

信函中的“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不仅可知张永福为孙中山革命付出良多，甚至可知部分的南洋华侨对孙中山革命支持的热诚。张永福更将给其母亲居住的晚晴园，提供给孙中山居住，以让孙中山在晚晴园成立南洋同盟会，在这南洋基地中，继续指挥革命事业。1906年6月，孙中山也委任张永福成为同盟会的会长。张永福遗作有《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于1933年10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初版，书中详细记载了孙中山在南洋的事迹。

一般而言，大多为政治奋斗的革命家，其革命情感的来源皆来自对家国、民族的忠心于爱护。而张永福的革命情感也不例外。其《觚园诗集》序前有张革命时代与总理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张永福在这照片下自题：“革命于今五十年，前尘如梦复如烟，空余一幅伤心画，后死真教媿昔贤。”²¹这首自题诗透露与孙中山先生一起革命事迹的怀念，及愧对昔日贤者。贤者即为孙中山。

¹⁸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¹⁹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75页。

²⁰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5页。

²¹ 张永福著：《觚园诗集》，1955年。

晚晴园原名“明珍庐”，是粤商梅泉宝于1902年建立的双层别墅。1905年，张永福和弟弟张华丹买下这一别墅后，将它易名为“晚晴园”，晚晴园取自李商隐《晚晴》诗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在张永福的记忆中，晚晴园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息息相关。在张永福的《觚园诗集》中多有对晚晴园的书写，如《在晚晴园自题青天白云日画幅》诗曰：

愿将热血洒神州，潏漾东西变海流。大地皆成新色彩，青天惟见日当头。²²

“热血洒神州”，即是对中国投注热烈的革命精神，希望以此来改革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大地皆成新色彩”即蕴含对社会与政治进行大改革的意思，望成就新的政治。

张永福的这片革命热诚，在孙中山去世后顿觉怀念，其《晚晴园有感》诗曰：

往事茫茫劫后尘，秋风秋树送行人。吾庐高士今安在，笑语梦中尚疑真。

画壁含苔满座尘，楼台荒冷暗无人。十年春梦谁相证，一觉南窗迹已陈。²³

《晚晴园有感》诗句“画壁含苔满座尘，楼台荒冷暗无人”中的“画壁”与“楼台”仿若人去楼空，表露睹物思人的惆怅与哀伤。“十年春梦谁相证，一觉南窗迹已陈”中的“春梦”即象征着当时与孙中山一起努力为革命的理想。1945年，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张永福由于拥护汪精卫而在南京被逮捕。后经过国民党元老居正、张继等人出面求情，才得以轻判两年缓刑。刑满后，1948年定居香港。张永福受到南洋华侨的不耻。因此张永福大多数的亲友都移居海外，行迹没落分散。经过这样的人生转折，导致张永福写了首《咏怀》诗曰：

十年壮志销磨尽，旷代雄心次第违。入世难逢三笑友，穷愁只觉一身非。初怀救世翻累世，转见无为胜有为。深掩重门频看剑，何时砺出旧光辉。²⁴

张永福在此诗中表露了自己的心志，甚为嘘叹。“十年壮志销磨尽，旷代雄心次第违”，句中的“壮志”即是革命的事业而言，而当初的心志只为了救世，可惜如今壮志理想已经不再实现，如“初怀救世翻累世，转见无为胜有为”诗句，因此心怀期待“深掩重门频看剑，何时砺出旧光辉”。晚年的张永福，心里

²² 同上注，第3页。

²³ 同上注，第6页。

²⁴ 同上注，第8页。

存着对从前的革命事业有着很大的念想与无限的惆怅，同时怀念当时在南洋的日子。就如他的《觚园对月》诗曰：“夜静秋深露渐凉，丝丝飞白似轻霜。可怜窗外江南月，不作从前一样光。”²⁵

综上所述，从张永福的《觚园诗集》解析，可知其对民族、家国与革命情感的体现与转变情况。以此知悉，这三种面向的情感在他内心是有转变的，而且有相互影响的关系。从张永福这三种面向的情感体现，再结合其生平事迹，可知张永福伟大的心志与理想。其对于民族与家国的感情是被革命情感左右的。其一生喜悲与功过应该给予公平的判定。张永福的《觚园诗集》无疑给予后人对其心志有更好的解读与理解。

²⁵ 同上注，第 17 页。

参考文献

-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40年版。
- 高伟浓、秦素菡：《南洋华侨张永福生平及其思想转变》，《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
-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正中书局，1977年版。
- 马戎：《关于“民族”的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17卷第1期。
-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启蒙》杂志第3-5期，1913年。
- 张永福：《觚园诗集》，1955年版。
-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